

俄汉语常用修辞格 对比研究

陈广秋 何雪梅 著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俄汉语常用修辞格

对比研究

陈广秋 何雪梅 著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 陈广秋, 何雪梅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汉语常用修辞格对比研究 / 陈广秋, 何雪梅著.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5632-2193-6

I. 俄... II. ①陈... ②何... III. 俄语—修辞—对比研究—汉语 IV. H355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1189 号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 大连市凌海路 1 号

邮编: 116026

电话: 0411-84728394

传真: 0411-84727996

<http://www.dmupress.com>

E-mail: cbs@dmupress.com

大连住友彩色印刷厂印装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发行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30 mm × 185 mm

印数: 1~500 册

印张: 9

字数: 225 千

责任编辑: 杨子江

版式设计: 天水

封面设计: 王艳

责任校对: 沈荣欣

ISBN 978-7-5632-2193-6

定价: 17.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对明喻、隐喻、借代、双关语及反语辞格进行了对比性的研究。书中论述了俄汉语中，这五个常用辞格的定义、结构特点、结构类型、修辞效果以及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共性及相异性。在俄语教学中，加强修辞知识的学习，可以满足语言交际的需要。读者在掌握俄语词汇和语法规律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了解俄语修辞格知识，通过俄汉两门语言中常用辞格的对比，提高俄语的表达效果及交际能力。

前 言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修辞则是语言表达的艺术，是强化语言的传播效应、增强语言感染力而运用的一种特殊语言手段。俄汉民族对修辞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辞格实践和理论。无论是我国的历代文豪还是其他国家的文人学者，都很重视修辞在行文造句过程中的巨大效应。正因为此，各类文体无不依辞格以说清整理与表达思维精微之处，尤其是文学创作更是辞格大显身手之地。

修辞是运用语言的艺术，是恰当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手段。

西方的传统修辞学，长期以修辞格为中心。我国自从有了修辞学，长期以来也是以修辞格为中心。我们在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俄罗斯及中国辞格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整合，并对研究现状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探明其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修辞格也称辞格、辞式，是为了使说话增强表达效果而运用的一些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

俄汉两种语言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俄语是字母文字(或称表音文字)，属于屈折语；汉语属象形文字(或称表意文字)，属于综合语。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结

构和形态，但它们都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而使用这种工具的主体——人类又都有着共同的心智能力，有相同或相近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能力。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都希望自己所说所写，能够很好地被交际双方正确理解，引起双方的共鸣，而且无论是俄罗斯民族还是汉民族，都有人在不断研究和改进自己的语言运用艺术，并且逐渐形成一套特定的表达模式，这就是通俗意义上讲的修辞格。俄语中的绝大部分修辞格都可以在汉语中找到与它们相同或相似的修辞手法，从俄、汉互译的角度来看，进行俄、汉辞格对比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从性质、结构、功能以及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因素几个角度着重对明喻、隐喻、借代、双关语及反语辞格进行了对比性的研究。

本书适合大、中学校俄语教师、大学俄语专业学生及其他从事俄语工作的同志参考和自学。

本书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结束语部分由辽宁师范大学陈广秋副教授编写完成，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由齐齐哈尔大学何雪梅副教授编写完成。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疏忽之处在所难免，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著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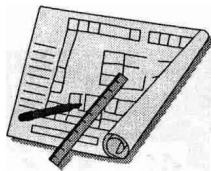
2008年5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俄汉语明喻辞格的对比	9
第一节 明喻辞格的定义及性质	11
第二节 明喻辞格的构成方式	17
第三节 明喻辞格的意义及修辞功能	21
第四节 明喻的民族性及文化因素	24
本章小结	35
第二章 俄汉语隐喻辞格的对比	37
第一节 隐喻辞格的定义及性质	38
第二节 隐喻与明喻、借代	54
第三节 隐喻概念的分类及结构类型	61
第四节 隐喻辞格的意义及功能	71
第五节 隐喻的民族性及文化因素	84
本章小结	112
第三章 俄汉语借代辞格的对比	113

第一节	借代辞格的概念和性质	114
第二节	借代辞格结构形式及模式	126
第三节	俄汉语借代词的对比	144
第四节	借代词代体选择的民族性及文化差异	148
本章小结		156
第四章 俄汉语双关语的对比		157
第一节	俄汉语双关语对比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160
第二节	双关语的性质、分类及特殊类型	163
第三节	俄汉语双关语的对比及特殊类型	175
第四节	俄汉语双关语的运用及修辞效果的对比	194
第五节	双关辞格的民族性及其文化因素	206
第六节	双关辞格的汉译	209
本章小结		217
第五章 俄汉语反语的对比		219
第一节	反语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220
第二节	反语的性质及分类	226
第三节	俄汉语反语的构成方式	238
第四节	反语的修辞意义及修辞效果	258
第五节	反语的汉译	263
本章小结		269
结束语		270

参考文献.....273



绪 论

对比语言学的任务是揭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的异同，尤以揭示差异为要，其中本质性差异更是要中之要。这是因为，差异才是掌握外语的真正障碍和难点，是出现错误的根源。明确了差异之所在，教授者和学习者才能有的放矢，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俄、汉两门语言的对比研究在我国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俄语的词汇很丰富，一个词不只有一个意义，由于原义的发展而产生几种意义。因此，词义可分为原始的直义和派生的转义。词的转义应用是使语言变得生动有力的一种公认的方法。转义运用的结果，出现了转义的修辞格，简称为转义格（троп）。转义格在文艺作品中广泛地使用，在日常谈话中也常常出现。

修辞的重要内容是对辞格的研究。辞格现象早在修辞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可以说辞格学是传统修辞学中历史最悠久、最有生命力、最有实用价值的部分。辞格研究历来受到中外修辞学家的重视，一直是修辞学（包括古典修辞学——rhetoric 和现代修辞学——stylistics）、诗学、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那么何谓我们

汉语所称的“辞格”？

“辞格”又叫修辞手法、修辞方式、描绘、表现手段、超常用法、变异用法。在古典修辞学(Rhetorique, Rhitoric)中,“辞格”包括 tropes(俄语为 тропы)和 figures of speech(俄语为 фигуры речи)。Tropes(原义为“转喻”)指实体名称的转移,包括隐喻、借喻、提喻、拟人等语义变异格,而 figures of speech(言语辞格)则指配置上的变异,即句法变异格,如倒装、重复、排比等等。两类辞格在古典修辞学中实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名词。欧洲传统习惯上用 figures(源于拉丁语 figur——“形状”的意思)作为“辞格”的统称。法国修辞界沿袭了这种用法。俄罗斯语言界也用 фигуры(речи)这一术语广义地指称“辞格”(Языкознание,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在西方最早论述辞格现象的学者当推古希腊大哲学家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322年),他在著作《修辞学》(此书原名为 *Rhitoric Putorika*,原意为‘演讲术’,与现代所说的‘修辞学’stylistics, стилистика并不是一回事)中论述了如何组织、进行讲演以达到说服、感染听众的艺术。该书的第三部分讲的是语言表达,论述了一些辞格,诸如隐喻、明喻、修饰语、拟人等的使用。可见西方的第一部修辞学著作中就有对辞格的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研究文学(诗歌、戏剧)创作的著作《诗学》也涉及辞格。在亚氏之后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昆特里安、郎吉弩斯等的著作中都对辞格有进一步的论述。”(张会森,1996)

古罗马演说家、演说艺术理论家 Quintilianus(昆特里安,公元35年~96年)著有《演说家培养》十二卷,他也对辞格进行了分析,把比喻辞格分为十四种。他认为辞格就是“偏离自然和通行的表达方式的表达方式”,这是对辞格的实质最有见地的分析。但他对辞格的这一看法受到了法国修辞学家 Du Marsais(杜马赛)的驳斥。杜马赛认为辞格是“想象和激情的语言”,理由是“节日里在中心广场集市

~2~

上，从做生意的女人口中会听到比几天科学院会议上多得多的“辞格”。杜马赛给辞格下的定义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变异而有别于其他讲法的讲话方式，通过这种特殊的变异，可以使每个修辞格自成一类，使它比没有受到特殊变异的、表达同一思想内容的另一讲法更生动、更崇高、更令人愉快。”其实两人的看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昆特里安是从演说人准备讲演时对语言进行有意“加工”的角度看待辞格，而杜马赛是从日常口语“自然”使用的角度分析辞格，但无论是“偏离”还是“变异”都说明辞格有别于常规的用法，有别于一般的表达方式。而市场做生意的女人口头讲的辞格生动自然是事实，不过未必比“加工”过的辞格更“崇高”。（王福祥，2002）

继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特里安等之后，西方的辞格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18世纪末西方传统修辞学逐渐受到冷落，但辞格学在作文法教科书中仍保留了一席之地。从19世纪起，修辞学主要转向辞格研究。但直到20世纪，传统的辞格研究理论上并无重大突破。学者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提出了许许多多新辞格，对辞格进行分类，直到英、法及比利时等国的语言学者打破了这种局面。20世纪60年代，英国修辞学家内斯菲尔德和伍德在1964年发表的《英语语法和结构概述》（*Manual of English Grammar & Composition*）一书中从认知角度指出修辞格与人类心智能力的联系。1963年留维特（N. Ruwet）把雅柯布逊（R. Jakobson）的《普通语言学论文集》译成法文，其中收入了雅柯布逊著名的研究隐喻和借代的文章，在其影响下现代法国辞格学得以复兴。比利时列日大学修辞学小组 J. Dubois 等六人1970年发表《普通修辞学》（*Rhetorique Generate*），他们认为“辞格”是对“零度语言”的偏离，把辞格定名为“metabole”（变换）。所谓“零度”即指中性的、不附带任何表情色彩的语言运用。“比利时列日大学的学者们把修辞格分为三大类：（1）形态变异格（或语音与字符变异格）；（2）句法变异格；（3）语义变

异格(王福祥, 2002)。”这批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它们是运用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方法, 试图对辞格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理论著作, 对辞格的新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在俄罗斯, 系统研究辞格学始于 20 世纪, 大多数学者都把它列为实践修辞学研究的对象。辞格被视为语言的表情——表现力手段。实践修辞学通常把辞格分为两大类: 语义修辞格(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ропы)和句法修辞格(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фигуры)。以 В. А. Мамонов 和 Д. Э. Розенталь 编写的《现代俄语实践修辞》(1957)为例, 该书把实践修辞分为三部分: (1) 语言的词汇和成语使用; (2) 语法修辞, 其中包括词类修辞和句法修辞; (3) 语言的表情——表现力手段的使用。

在第三部分中, 作者把修辞格分为两大类: (1) тропы(语义修辞格), 其中包括 метафоры(隐喻)、метонимия(换喻)、синекдоха(提喻)、ирония(讽喻)、антифраза(反语)、сарказм, гиперболa(夸张)、литота(紧缩)、аллегория(寓言)、олицетворение(拟人)、эпитеты(修饰)、сравнение(比喻); (2) фигуры(句法修辞格), 其中包括 антитеза(对照)、градация(层递)、ритори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设问)、риторические восклицания(兴叹)、параллелизм(排比)、анафора(首尾重叠)、эллипсис(省略)、многосоюзиe(连词叠用)、бессоюзиe(省略连词)。该书作者把 эвфемизм(委婉)、тавтологии(重复)放到词汇修辞部分里进行分析。

俄国著名学者维·维诺格拉多夫(В. Виноградов)把修辞学分为“语言修辞学”(стилистика языка)、“言语修辞学”(стилистика речи)和“文艺修辞学”(стилистик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辞格属于言语修辞学的范畴, Кожин. А. Н. 等著的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Типы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1982) 指出: “言语修辞学研究语言材料在不同

言语活动行为中的表现可能性（выразительн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言语修辞学是辞格修辞学，是研究表达——描绘手段和方法的修辞学。”Кожин. А. Н. 把辞格放在“资源修辞学”（стилистика ресурсов），把辞格和同义词语看做重要的修辞资源。“现代俄语修辞学由于很长时期以功能修辞学（作为一种语言修辞学）为主，主要是（有些著作甚至完全是）研究作为语言子系统的‘语体’（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иль），忽视或不重视辞格，这种偏向现在在该纠正了。”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在 20 世纪初即指出：“辞格学不只是在文学领域找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文学之外、在社会日常言语中（书面的或口头的）也有它的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口语学和话语语言学的发展，辞格研究出现了两个新的趋势：一是开始注意分析日常口语中常见的修辞格和分析篇章修辞格；二是注意研究修辞格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如广告语言、报刊语言中修辞格及其表现力。在俄罗斯，有的学者已着手研究“日常语言辞格学”（обыденная риторика），把辞格描写与研究 and 语体、言语类型密切结合，注意辞格对不同言语类型的适应性，注意不同言语体式对不同辞格的“癖好”。西方的传统修辞学，长期以修辞格为中心。我国自从有了修辞学，长期以来也是以修辞格为中心。《尚书》、《诗经》里有许多利用‘修辞格’（如对偶、比喻、排比等）的实例，但是辞格在中国成为一种被系统研究的东西则是现代才有的事，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研究科目，大约要在“五四”时期才从西方或经日本引了进来，那时西人对修辞学的兴趣主要在辞格，因此中国早期的修辞学著作也有一种倾向，把重心放在辞格上。一般认为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在我国，对“辞格”在修辞学中的地位是这样界定的：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研究对象包括定义、条件、原则、手法、效果等，修辞手法作为修

辞学的重要研究方面，有“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之分，修辞学上的各种辞格，都是积极修辞的方法，即修辞学—修辞方法，积极修辞—辞格。“（修）辞格”一语的汉语译名是唐钱先生首创的，他于1923年出版的《修辞格》一书以“修辞格”为对象，论述了五类二十七格，被陈望道先生称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先声”，得到充分的肯定。而陈先生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也是以修辞格为中心，详细论证了四类三十八格，其中对修辞格的特点、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分析得尤为周密，由此建立了修辞格的科学体系。此后的相当长时间，我国修辞学界都在《修辞学发凡》的体系基础上开展修辞学的研究工作。就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我国修辞学界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了对修辞格的研究上了，汉语修辞的研究者如吕叔湘、郑子瑜、黄宏煦等都指出了这一点。但大多停留在烦琐的分类上，对自身理论建设和与其他学科如认知学、心理学、语义学、构词学等的结合上探索不够。总之，新世纪的汉语辞格学需要在更加广阔的领域进行研究。

修辞格作为修辞活动中的重要现象，是思维层面的现象，它取决于作为修辞主体的人的主观意愿、主观选择，这一点早有学者提出。高辛勇（Karl Kao）认为：“修辞格的机制本身反映某种思维动作。”思维是自然界中万物之灵长的本质属性。考察辞格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我们看到有些修辞现象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以汉语里的比兴为例，包含明喻、暗喻、比拟等，历史上不单单是一种修辞方法，而且反映出汉民族的思维特色。无论记述还是论说，我们的祖先都用比的方式展题。发展到极端，一些古诗词完全建立在种种比喻之上，还有对偶的运用同样非常普遍。形象的比兴思维、巧妙的章法、整齐对称的节奏是汉语文章的三根支柱。这些修辞手法在俄语中同样普遍存在，却没有获得那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俄语自有它的修辞标准和修辞偏好。诸如讽刺、寓言、诙谐之类。

修辞不仅在于使话语正确、明晰，有时还要使人感动，需要激发听读者的情感，促使他们联想、想象，以达到使人有如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如尝其味等听觉、触觉、视觉和味觉等多方面的体验和感受。这就需要把要表达的意思或要叙述的事物，同其他一些具体形象的事物等在话语中进行连接。

辞格对比属于对比修辞学乃至对比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早提出对比修辞学思想的是现代修辞学奠基人、法国语言学家巴利（Bally）。我国的俄、汉对比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起步，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可以说硕果累累，但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理论、文字、语音、词汇、语法，乃至文化对比上，与英、汉修辞对比研究相比，俄、汉修辞对比研究方面的涉足还不多。20世纪80年代至今，英、汉修辞对比已打开了一个很好的局面，已出版《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余立三）、《英汉修辞对比研究》（胡曙中）、《汉英辞格对比翻译》（李定坤）、《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李国南）等多部英汉修辞对比研究专著，而有关俄、汉辞格乃至修辞对比的文章为数甚少，是一个可有作为的领域。

那么俄、汉两种语言的辞格可比的基础是什么，差异的根源又何在呢？

俄、汉两种语言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俄语是字母文字（或称表音文字），属于屈折语，汉语属象形文字（或称表意文字），属于综合语。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构和形态，但它们都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而使用这种工具的主体——人类又都有着共同的心智能力，有相同或相近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能力。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都希望自己所说所写，能够很好地被交际双方正确理解，引起双方的共鸣，而且无论是俄罗斯民族还是汉民族，都有人在不断研究和改进自己的语言运用艺术，并且逐渐形成一套特定的表达模式，这就是通俗意义上讲的修辞格。俄语中的绝大部分修辞格都

可以在汉语中找到与它们相同或相似的修辞手法，这是理据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俄语和汉语在词的构成、词形变化、句法结构和语序等方面都有差异，词的搭配范围不同，语言的音韵节奏不一样，有些性质相同的辞格，在结构上和使用范围上却互有参差。同时，既然语言交际不能离开主体，而“俄、汉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生活背景都必然在语言主体的审美意识和思想方法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往往在描述同一物件和表达同一概念时，不可能完全对等，需要使用不同的辞格，这是民族语言在历史发展中对实在之物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白春仁，1999）。”

选择辞格角度进行这种语言的对比，其意义在于可以通过相互映衬、比较，在一定范围内找出两个民族在描述和归纳各种表达方式的时候，在哪些方面相同或相异，探讨各自的辞格形象能否被对方所接受或排斥，探索语言的普遍和特殊现象，即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同时这种对比要寻找尽可能多的角度进行，如对语言的民族个性的对比研究，尤其要涉及俄、汉语言或文化差异方面。“研究比较修辞，最终归结到修辞主体——作为集体的民族，研究民族的风格（白春仁，1999）。”

从俄、汉互译的角度来看，进行俄、汉辞格对比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辞格是文体风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工作者如果不能在译文中贴切自然地表现原文中的辞格，就不能从意义上和风格上忠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从而削弱原文的艺术感染力，不能使读者像原文读者那样感受到启发和美的震撼。要正确翻译辞格，就必须对比分析原语和译语辞格的异同，从而选择出与原文辞格对等的最贴切、合适的译文（王长春，1998）。”